

冊十

三國志

圖

魏書三十

三國志三十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獫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叩柞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強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於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

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
烏丸之眾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
御群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
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陜北之敗青龍中
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遜弱
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
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
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為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
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皆東向日七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驚怒則
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已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鬪訟相
侵犯者為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為信邑落傳
行無文字而部眾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
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畧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為聘取之禮婿隨妻歸見
妻家無尊卑且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
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鬪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禿頭以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

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已子以
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為侯地宜青稜東
牆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釀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鞞
金鐵為兵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種蠶有病知以艾炙或燒石自慰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
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
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
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負坐牽犬馬歷位或歌
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誦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
馬衣服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
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
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為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
破之後人眾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鞬單于時烏
丸轉疆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壹衍鞬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
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洸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
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
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
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
率眾詣關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
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
承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貢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貢遂破其眾至
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眾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
大司馬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
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廩為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廩率將王侯咄歸

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
卑有功還皆拜為率眾王賜東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眾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眾
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
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
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
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
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
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眾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
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
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皆安居華蓋羽旄黃
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

承制詔遼東屬國率眾王頒下烏丸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盧維乃相募義遷善款
塞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
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勲力於國家
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

戈以衛社稷二王奮氣奮土忿茲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
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
爾勞其各緩靜部落殺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惡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
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眾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後樓
班大峭王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多畫計策
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為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
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表尚敗奔蹋頓憑其執
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為校尉
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
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眾逆戰於凡城兵馬甚
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
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
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
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魏略

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率眾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葉昔隨表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獎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為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牛犇牛角為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納驪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鮮卑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由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眾人詣闕朝貢封於仇賁為王永平中祭彤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

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廩帥部眾從烏丸校尉任賞擊叛者封校尉廩為率眾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官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遠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為王其至鞬為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遠將軍耿种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趣五原寧朔攻匈奴南單于殺左與鞬日逐王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督帥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烏丸校尉耿种將率眾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授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略絕眾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

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發仇水上東西都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圍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接扶餘貊為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關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關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部眾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按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渟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眾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為寇鈔攻北地北地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小兒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 既立眾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

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

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

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其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
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
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
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
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
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
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
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
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
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
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
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
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
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
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旄以鼓節爲
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
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
鄆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
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
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
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
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
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

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

百者

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

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
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
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疎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
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
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
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
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
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
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
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
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
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
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
性强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
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民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
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
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
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鞞出國
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狔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
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
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
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
牲出名馬赤玉貂狔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

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
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
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
死夏月皆用冰殺人徇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魏畧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
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強之常諍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玄菟漢末

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解
卑强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
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
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母
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願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
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舊
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

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

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

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之所

賜也魏畧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滅城蓋本滅

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畧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豪

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猪以喙噓之徙至馬開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各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

都其地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

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

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

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

者卑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洎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洎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漙溝漙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洎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卑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卑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

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墓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

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

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肯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洵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

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母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

美

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主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復還婿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鑿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母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瀆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願別遣追討

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
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
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
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
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
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
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
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
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
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
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

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
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
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
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
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

瀋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
也戶二萬昔箕子旣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
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
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魁結夷服復來王之漢
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
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

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縣曉侯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二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引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

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縣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濱活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谷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

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濱邪國爰池
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
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濱臣
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
都尉伯長侯淮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
後朝鮮侯見周衰
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與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
西說燕以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
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不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
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
縮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溟水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溟水詣準降說準求
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
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
王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
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
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
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
地皇時廉斯鏹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
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

為奴積三年矣鏹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鏹因將戶來來出詣舍資縣縣言郡
郡即以鏹為譯從岑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鏹時曉謂辰
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
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鏹收取直還郡表鏹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
年時故相靈之末韓濊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
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
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
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
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
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
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
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
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
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

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炁兵衣布袍足履革躡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錘之通日嚙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本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鷄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

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執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辰

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
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
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
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
得自立爲王魏略曰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
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
者飛揚魏略云其國作屋橫累木爲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滅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
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箎彈之
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
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
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

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
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
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
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
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
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
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
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
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鰓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
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世謨觚柄渠觚有千
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

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制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

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縣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絲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邊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蟲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

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
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柗杆豫樟栳樞投
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彌
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
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
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為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
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
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
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
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
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
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

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
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
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
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
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
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
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
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
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
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
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
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先口四

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
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銀紫綬裝封付帶
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
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
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為地應為絳漢文帝
著早衣謂之弋絳是也此字不
體非魏朝之失
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縐粟蜀十張舊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
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蜀五張白絹五十匹金
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
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
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
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蜀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
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

生口倭錦絳青縑絲衣帛布丹木狝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
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
王順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
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
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
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
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
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
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
二十四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
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魏略曰西戎諸國人有
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

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白氏或號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自其服色而谷之其自相號曰查惟其有王象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與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于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袒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社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源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有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賫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賫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匈奴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拓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瓊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娒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嶺此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隣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爲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娒羌轉西越葱嶺經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戍已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西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絕精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屬于宜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母曰莫邪浮屠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鈴赤如銅始莫邪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瘡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

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龍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壽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以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若姑墨國温宿國尉陀國皆屬龜茲也楨中國蒞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梨國億若國榆令國指毒國休修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丸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爲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靱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鳥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南西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爲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駝桑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二十九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爲王而生其故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爲重屋旌旗擊鼓白益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道不群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宮置三十六議事一宮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自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爲決

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馬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巴
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絲作金銀錢一當六寸
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氍毹
氍毹蜀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
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
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疎
勒王臣解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西域舊圖云蜀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
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鷄犀羴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扇象牙
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瓊琳琅玕水精玫
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緝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氍毹五色九色首下氍
毹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温色布五
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熏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
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
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嶺西此國最
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
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
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兩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
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三百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氾復國六百
里南道會氾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氾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
氾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各有一山皆南北之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
氾復六百里氾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氾復東
北渡河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
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
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緣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

東至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于頓城魏賜其
王壹多維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
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
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
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
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祿國有屈射國有
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其地身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
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鴈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
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八眾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
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豢議曰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
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
况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
游載騷襲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初六日晚又閱一
載讀晉書
且尚人
雜則
世之
眼之
有辭裁

魏書三十

魏川毛鳳
氏書圖印

三國志三十

趙韙

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表為荆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馮異宣下方略加以賞賜救焉為益州刺史劉雋卻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為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為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荆州東界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

賊馬相

趙祇

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識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韙等舉扶扶以病不許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襲秋毫之善敗纖芥之惡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祇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及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反務行

賈龍

寬惠陰圖興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安故焉遣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任岐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臨邛長子福見犍為楊戲輔臣贊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擊殺岐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荆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鎖械於郡

瑁

瑁為陰獄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曲略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台璋璋自表省焉為遂留璋不還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入之馬騰營從焉求議郎河南周

龐參

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入之馬騰營從焉求議郎河南周

趙韙

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焉及民
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
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其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
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
刺史會長安拜穎川扈瑄

為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
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韙進攻荆州屯胸膈上蠢下如振反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
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

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
故璋厚德義以羲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好攜

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
曰先是

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
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略荆州請和陰結州中
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身州人長反咸同心并力助璋
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入曰漢朝聞益
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奮為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

陰溥

作史者
斷句

此肅

張松

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云魏臺訪
物故之義高堂隆

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
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與三百人并

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

曹公時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

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
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歸乃勸

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
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
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
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

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

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

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

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剄縣於州門以諫一無

李異

孟達

法正

黃權

王累

上云馬徒
治成都

此亦同
也

也

關壯繆

雍周

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

墊音徒詣涪音浮去成都三十六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

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

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

送劉備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

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

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

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于南郡

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

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

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為

御史中丞吳書云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

定蜀義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

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

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行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劉歆見圖識之文則名字

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

妄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劉歆見圖識之文則名字

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

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

待不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贊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

劉先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父子之間倚儀止殿至此可謂忠矣

信矣

此評全為
益州
本此
字血脈
也
未
見
傳

以史在言... 傳前... 其間意也

三月廿四日... 能知壽之深矣

蜀書一

魏書

三國志三十一

蜀書二

三國志三十二

壽子親... 壽子親

先主傳第二... 先主姓劉諱備

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

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

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

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也或謂當出貴人

益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

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

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

之也

壽子親... 壽子親

明有高祖之風

世世平蘇漢

鄒靖

母立毅

田楷

劉平

上極稱

先主之為人者之德而三抑

麻米

陳登

呂布傳

以陶謙陳登

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而
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
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貨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
而與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
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

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
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

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
頸著馬柳五葬棄官亡命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備

去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
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英雄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為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

瓚表為別部司馬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

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

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

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

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

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

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
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
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
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

日豫州
必賴之也
以此

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詐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大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鄴州州將相殞生民無主

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

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

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

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使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

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

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

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助先主圍布於

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

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

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

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

魏志建

安三年

高順

四年

朱靈

路招

王子服

種輯

震之威乃可

至於此也

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邈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

齊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備兵所

助先主圍布於

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

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車胄

昌霸

孫乾

五年

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

身遠小沛

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曹公使人關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

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眾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竝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冲所云何乖僻之甚乎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眾數萬人遣孫乾與

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

敗績

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

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

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

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數二百里與先主相見

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

重騎月餘日所失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

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

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

紹南連荆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

眾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

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

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

九州春秋曰備

住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肉生慨然流涕還出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

皆消今不復騎髀肉生且若髀肉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

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

的盧騎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

丈之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使拒

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於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

賊龍共都

蔡陽

六年

十三年

降

諸葛

亮

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英雄記曰表病上備

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

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包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席情

計久定無緣臨終舉荆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

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

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

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

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

琮及荆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

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典略曰備過辭表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

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

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

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

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信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繼赴義之士則甘與同

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舍麥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公以江

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

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

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

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河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

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

事詳紀
子乃以此
重傳

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宜權宜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

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

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

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

鄂縣即遣諸葛亮隨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江表傳曰備從

肅詣孫權結同盟誓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魯肅計進往鄂

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更望見瑜船馳往

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

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

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

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

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

未肯係瑜益為進退之計也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公之地告急於吳而與曹公戰于赤

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詳考者

韓玄 趙範 劉度 雷緒 京蓋 都之稱 殷觀

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竝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

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

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

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

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子禕事見魏武本紀

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

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荊州主簿臣松

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

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

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

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

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

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重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

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

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

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

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

梯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任潺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

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

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

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

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

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

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關狹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先主留諸葛亮

張魯

龐統

十六年

樂進魏志

趙肅

楊懷
黃忠
卓膺
李嚴

葛侯傳
時亮同
鎮荆州
張任
劉璋降

關羽等據荆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牛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違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

松嫌隙始構矣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碎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聞誦修以此益奇之璋勅關成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為從事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荆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瓚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傳子曰初劉備襲蜀丞復事之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傳南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

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典略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人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竝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戩棄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荆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荆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

饗士卒取出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

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

之婚親也彭蒙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

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言須得涼

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

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

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

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

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

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武都

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

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

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顯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

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

不交鋒積月不拔亾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

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

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

操

操

操

吳壹 費觀 劉巴

南宮 陳中

吳蘭 雷月

趙顯

先主 漢中 劉封 孟達 李平 申耽 申氏

屬義

朕後

初恭

孝

孝朝

造也朝

名貞楊

貞史

直書操

忠史

不傳

建元

先主

城亭

侯

靖營司馬臣龐義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今名改為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飢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軍師將軍臣諸

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闔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趙高使閹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安定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闔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趙高使閹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安定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闔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趙高使閹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安定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闔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趙高使閹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安定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闔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趙高使閹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安定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闔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趙高使閹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安定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竝殲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

叙九族庶明厲翼

鄭玄注曰庶衆也厲作也叙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親也

五帝損益此道不廢

周監二代竝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謫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

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里

還所假宜城亭侯印綬

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

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眾瑞日月相屬故議

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

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

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洛圖書五經識緯孔子

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

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

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茲

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亾時言西南數

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

此為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

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

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

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

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

星處之眾邪消亾聖諱豫觀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

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

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

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殺

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

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

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

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三飛龍在天大王當

羽死在

二十五年

三月

劉豹

向舉

殷純

趙祚

何宗

張爽

尹默

譙周

楊洪

杜瓊

趙祚

楊洪

杜瓊

趙祚

楊洪

杜瓊

趙祚

楊洪

杜瓊

趙祚

楊洪

許慈

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
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
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
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
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
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竝進河洛孔子識
記咸悉具至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
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
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
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即孟光建立禮儀
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
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
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雷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
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 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昨

利巴傳
王得
天地浩
皆已可
造

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
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
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
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
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
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
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于漢家
永綏四海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荆
州刺史斬冉絕使命 典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
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
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
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
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

書

吳班見後漢書

陳式

叔子日之後
降魏不書
及見魏志
為其子
馮習義績
張南

宗璋

陳留詳揚州傳

子魏稱
甫于蜀
稱殂于叔
稱薨此
陳氏史也

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
憲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

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

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

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

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

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亭駐

營自恨音恒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

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

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

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

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

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

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

之遣太中大夫宗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

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

將軍陳留音笏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

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

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

此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密能如此吾復何

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

書禮記問服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
道凶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人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也
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
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

心正統歸
書亦是一
定之理

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
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
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
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
伐吳遣人迎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書
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書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
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念恥發病死眾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
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
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陳氏于先主之傳極其稱揚較書氏
諸紀多微辭者殊異但以身為蜀人
蜀書三
三國志三十二

蜀書三

陳壽

三國志三十三

後主傳第三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

王太子及即尊號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

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

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

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
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略曰初
備在小沛

不意曹公卒至邊遠棄家屬後奔荆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

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妻婦生一子初禪與

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

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開於政
遂總內外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荆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

用一古句

也
其
者則
于
也

雋音

年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

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雋夷王高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欲以安之褒猶不悅遂以郡叛應雍

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闓臣松之案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如馬斯始妄矣

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

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

都

是身王

月親王

不戴禪

此謂者為

有曰漢也

此史法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

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

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豎敢尋亂皆盜據神器更姓

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演

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

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祖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

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

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

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

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

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

王雙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斜余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

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

護李平廢徙梓潼郡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西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

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

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渝臣松之案渝縣名也屬蜀郡音翦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瑤為

世哉
漢事
也
蔣琬

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疑平定越嶲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

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春閏二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

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

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魏略曰琬卒禕

乃自攝

國事

姜維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

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

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

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四月

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書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此書在也

唐書大赦者為評
少年也

胡濟

景耀元年

見魏書

唐書
董厥
卻正傳
正年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眾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督戎馬與征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眾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宮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眾出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眾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竝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縣竹

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

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

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

張姓
印
特書

諸國句
深傷
如人心
未也
吳志載
四月甲申
記方此
男婦
字方迫
降其
不其
也

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
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舍覆藏疾謹
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
告誠敬輸忠款存心勅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
地王譙傷國之先殺妻子知以自殺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
王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
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紹良與艾相遇於維
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
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
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躡憑隴而公
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俾功往代銜命來征思
聞嘉響果煩來使吉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
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
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
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
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
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騾車詣艾不具公國之禮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

諸圍守悉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
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
軍眾鈔略死喪狼籍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
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
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
雍為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
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大
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
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
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
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
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

張道

張道

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
 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
 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
 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
 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
 通竝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
 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
 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聞之求
 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
 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蜀紀云諡曰
 思公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
 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
 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
 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

又稱亮

經載十二年各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
 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
 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有何益於治臣松之
 以為赦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
 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
 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皇朝建國每一帝後一元紀注尚
 約略視之易以此為之法後代所當
 道也行一者夫

初七日

孝慈 指漢 獻也

果實

孫夫人 見法正 傳

策朴甚 尚甚元 星陳壽 尸石之詞

何謂

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慈皇
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
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諡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 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
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
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
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 秋云先

主人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 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媚同族

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習

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 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 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 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

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後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

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

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

年后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 雄中三十年不為雄屈也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

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

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

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禮祀皇

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 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三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席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

為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為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為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為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為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為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諡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一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

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

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

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為皇

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

修茂質，祇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眾善，翼成爾德。可不

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

作亂於成都，璿為亂兵所殺。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瓚、諶、詢、璩，六人蜀敗，謀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承孫、玄奔蜀。李雄

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評妻 味世川 經亦本

此石書 嗚呼 夫人 一水書皆

有名位及生女者。

右此地五世之盛也。李昭儀為一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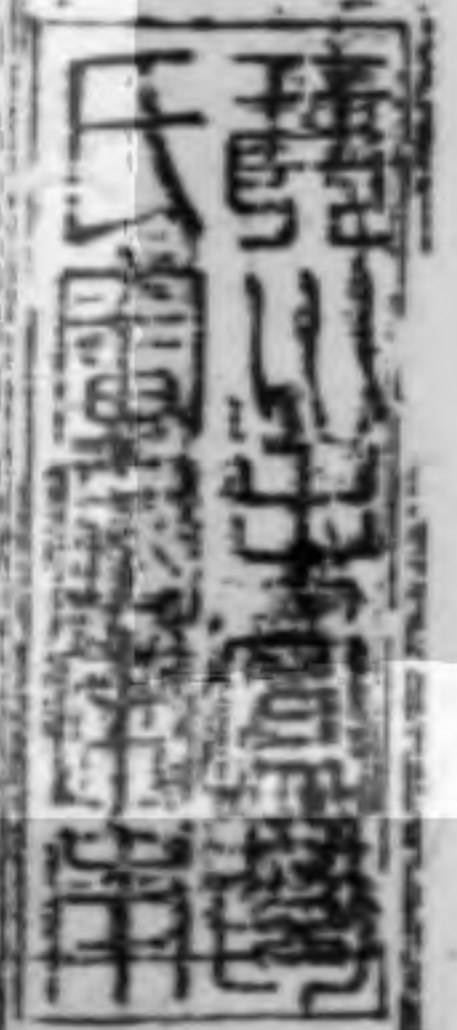
進同輩。真亦寸斬。

時魯地亦男所為。後古之所謂虛封也。

解

此卷前也。後主子姓也。

蜀書四



三國志三十四

